

老師傅頓時警覺：「找他？哪兒的？」  
便衣一笑，遞上菸去：「啊，是他家鄉的。」  
老師傅接著菸，依舊狐疑：「找他什麼事？」  
便衣劃著火：「也沒啥，他媽給他捎了點兒東西，讓我們帶給谷雨。」

老師傅口氣緩下來：「噢。東西呢？」  
「不太好拿，在車上放著。」  
「登記吧。」這師傅還是不難說話。

「啊……我看甭登記了，麻煩老師傅吼他下來拿一下就行啦！」  
「也行。」於是這位師傅扯開嗓子衝樓上喊開，「谷雨！谷雨在吧！你娘給你捎東西來啦！對，下來吧。」便衣緊著道謝。

小谷雨正在屋子裡思忖著這些日子的頭疼事，理不清個頭緒。聽到門房老師傅的吆喝，他答應一聲，起身出門。這時，那位陪谷雨的教練正回到房間，見谷雨要出門，便問：「幹什麼去？」他們同住一室，是從大連一同加盟遼寧省隊的。

谷雨：「樓下師傅叫，說家裡捎東西來了。」  
教練：「是嗎？那快去快回……喂，披上大衣！你一身單衣不怕凍壞啊？」  
谷雨在走廊裡回一句：「沒事兒，一會兒就回來了。」

到樓下，谷雨一怔，送東西的咋是個陌生人？那人衝著他笑。谷雨：「您是？我不認識你呀？」  
便衣：「我也不認識你呀，你媽讓你捎東西，我就捎唄！」谷雨：「東西呢？」

「在外頭車上。亂七八糟不少，夠沉的。」  
谷雨笑了：「謝你啊。」  
便衣：「客氣哈，要不我給你把東西弄進來？」  
谷雨：「不用！我自己拿，我來拿。」

陌生人前頭走，谷雨隨後跟，來到麵包車前。陌生人打開車門：「你自己看看吧！」  
谷雨一愕，見八一隊的李某正在車內平靜地望著他。片刻，谷雨全明白了。  
陌生人在他的身後：「上車！」  
在車上，八一隊李某用短促的話語講了一番道理。谷雨則表示，自己還是想念八一隊的，也知道這樣做犯了紀律，但是，大連的人和遼寧的人還有爸爸媽媽都不讓他回去。眼下自己也沒什麼好法子。此地決非說話處，李某見谷雨已經到手，便當機立斷：「走！」

# 震撼大陸的十大憾事

## 強國夢

### 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內幕

有版權 禁轉載  
作者 趙瑜

20

件軍大衣穿上。更不打話，當即奔向瀋陽火車站，馬不停蹄連夜返回了北京，直趨黃寺八一隊駐地。谷雨就這樣重返八一隊了。這一天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。軍人們鬆了一口氣。  
歸隊後，許是怕谷雨思想壓力大吧，他並沒有挨什麼批評。教練們又給他搞來了運動衣，搞來了軍裝，著手為他制訂奪金牌的訓練計畫。——不過事情並沒有完結。  
兩三天過去，八一隊大院裡一切平安。到了星期六晚上，體工隊照例放電影，隊員們紛紛前往觀看，谷雨鬱悶得很，也跟著去了。  
電影散了。谷雨懶洋洋地返回宿舍。正走間，忽聽暗夜裡有人在輕聲呼喚：「谷雨，谷雨，快過來！」谷雨一驚，禁不住收住了腳步。再細細分辨，啊，這口音是那麽熟悉，正是在瀋陽同他住一處的那位大連教練！谷雨不由自主地走攏過來，定睛一看，天，旁邊還有一位。你猜是誰？不是別人，正是谷雨的父親。  
二人捉定谷雨，一轉眼消失在沉沉夜色中。就這樣，八一隊剛剛把谷雨好不容易從瀋陽搞回來，僅三天，一顆心掉回肚裡尚未暖熱，瞧，大連人也不示弱，又如法炮製，把谷雨搞沒了。  
當夜，小谷雨又登上了北京——瀋陽的快車，重返東北。

一個全國冠軍，一個優秀的少年選手，一個中國體育戰略計畫中的重點隊員，受的是什麼洋罪？  
此後，八一隊再也沒找到谷雨的行蹤。  
第二年，谷雨終於在一九八七年全國第六屆運動會的游泳預選賽中露面了。他代表遼寧踏上跳台，這是軍人們意料中的事。而令人驚異的是，槍聲響處，同是碧水藍天，昔日英姿颯爽過關斬將的谷雨，雄風不再，那麼多選手超過了他，他的成績居然連全運會的決賽圈都沒有進入——他是中國準備衝擊一九九〇年亞運會的重點人選呀！  
故事完了，頗值得我們深思之。該怨誰？誰之錯？八一隊？大連隊？遼寧隊？怨王采？怨谷雨抑或是追究責任。發人深省的，是我們整個體育事業的結構、體制，甚至體育以外的許多許多。

